



诺贝尔获奖作家经典译丛

乞力马扎罗 的雪

The Snows of Kilimanjaro

[美] 海明威 著

董玲 王莹 译

◎ 中国文联出版社

乞力马扎罗的雪

[美] 海明威 著 董玲 王莹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乞力马扎罗的雪 / (美) 海明威著; 董玲, 王莹译. —北京:

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6.6

(诺贝尔获奖作家经典译丛)

ISBN 978-7-5008-6461-5

I. ①乞… II. ①海… ②董… ③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30784号

乞力马扎罗的雪

出 版 人 芮宗金

责任编辑 宋 杨

责任校对 董春娜

责任印制 黄 丽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1

字 数 240千字
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2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HEMINGWAY

THE SNOWS OF KILIMANJARO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001 | 乞力马扎罗的雪 |
| 029 | 五万元 |
| 060 | 过海记 |
| 110 | 买卖人的归来 |
| 127 | 决战前夜 |
| 165 | 他们都是不朽的 |
| 184 | 度夏的人们 |
| 197 | 最后一方清净地 |
| 265 | 一个非洲故事 |
| 280 | 搭车记 |
| 300 | 三天大风 |
| 314 | 拳击家 |
| 325 | 大双心河（一） |
| 334 | 大双心河（二） |

乞力马扎罗的雪

乞力马扎罗山终年覆盖着白雪，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高，是非洲最高的山。马赛族语中，它的西高峰被叫作“Ngũje Ngài”——上帝的神殿。西高峰附近，有一具被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骸。无法解释豹子出现在海拔如此之高的地方是要寻找什么。

“它看起来丝毫不痛苦，这真令人不可思议，”他说道，“死亡来临的那一瞬间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当然了。很抱歉这里的味道有点儿糟，这一定让你很难受。”

“不，别这么说。”

“看看那些鸟，”他说，“到底是这儿的风景还是这臭味儿让它们这样的？”

男人躺在合欢树树荫里的一张简易床上，他掠过树荫看向阳光炫目的平原，那儿蜷缩着三只让人厌恶的大鸟，而空中也有几十只这样的大鸟飞过，投下了一片阴影。

“卡车出故障的那天，它们就在那儿了，”他说，“今天是头一回落在地上。刚开始我还仔细地观察它们飞翔的姿态，还想着万一哪天写小说的时候，可以把它们写进去。这种想法真可笑啊！”

“希望你别这么做。”她说道。

“我就说说罢了，说话能让人轻松些，但我也不希望烦你。”

“你知道这不会让我烦的，”她说，“只是现在什么也不能做，我很担心。我想我们应该放轻松点儿，飞机很快就来了。”

“或者，飞机不会来。”

“告诉我能做些什么。我得做点儿事情。”

“你可以弄断我的腿，这样就可以阻止我。或者，可以向我开枪，你枪法很好，我教过你，是不是？”

“别这么说。我给你念东西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放在书袋里的任何一本我们没读过的书都行。”

“我不想听，”他说，“说话才最不费力气。我们吵会儿架吧，时间会过得快些。”

“我不吵架，也从来不想和你吵架。无论多么不安，我们不要再吵了。也许他们今天就开着卡车回来了，也许飞机也会来的。”

“我不想再动了，”男人说道，“现在任何行动都没什么意义了，只会让你好过些。”

“你太懦弱了。”

“你就不能让一个男人舒舒服服地死掉而不让他难受吗？骂我有什么用啊？”

“你不会死的。”

“别傻了，我快死了。看看那些杂种。”他看向那几只巨大肮脏的大鸟，它们光秃秃的脖子缩进了蓬乱的羽毛里。这时，第四只也慢慢落了下来，落地时用爪子向前缓冲了几步，然后慢慢向其他鸟摇摇晃晃地走去。

“他们一直在营地周围。你没注意到而已。只要不放弃，就会

得救的。”

“你从哪儿看到的？真是个大傻瓜。”

“你得替别人想一想。”

“看在上帝的分儿上，”他说，“这就是我一直做的事啊。”

他又躺下了，好一会儿没有说话，他的目光穿过阳光照射的平原，望向灌木丛的边缘。几只野羊在土黄色平原上，看起来洁白而小巧，远远地还有一群斑马，在灌木丛的映衬下，也显得毛色光鲜。这是一个多么舒适的露营地啊！背靠着大山，水源又近又干净，附近还有一个干涸的水坑，每天早晨，松鸡就在这儿飞来飞去。

一阵微风吹过，她坐在简易床边的帆布椅上，问道：“你不想听我读点儿什么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。”

“卡车也许快来了。”

“我根本不在乎卡车会不会来。”

“可我在乎。”

“你在乎的那么多事都是我不在乎的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哈利。”

“想喝一杯吗？”

“这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布莱克的书里说一滴酒都不能喝。你不应该喝。”

“莫洛！”他喊道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把威士忌加苏打拿过来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

“你不应该喝酒，”她说道，“这意味着你开始放弃了。书上说

喝酒对你不好。我就知道它对你没好处。”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喝酒对我有好处。”

他想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他没有机会去完成它，一切都会在有关喝酒的争吵中结束。自他的右腿生坏疽开始，他就感觉不到痛苦了，恐惧也随之烟消云散。现在，他只是觉得累，觉得愤怒，这一切居然就这么结束了。对于即将到来的结局，他倒一点儿也不好奇。这已经纠缠他好多年了；但现在这结局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了。只是，简简单单的厌倦就能达到这样的结局，真是奇怪啊。

他本打算留到以后更有经验时写的内容，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写了。当然，他也不会再尝到试着写作时面临失败的滋味了。也许你本来就写不出来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再拖延，迟迟不肯动笔的原因。但现在，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原因了。

“我希望我们没来这儿。”女人说道，她紧咬着下唇，看着他端着的酒杯，“在巴黎你绝对不会碰上这样的事。你总说你喜欢巴黎。我们可以待在那儿，或者到任何地方去。到哪儿都行，我说过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你想去打猎的话，我们原本可以去匈牙利的，那里会很舒服。”

“那是你有钱呗。”他说。

“这样说不公平，”她说，“我的钱就是你的。我抛下了一切，你想去哪儿我都跟着，你想做什么我都跟着去做。但我真希望我们没来这儿。”

“你说你喜欢这儿。”

“你一切平安的时候，我是喜欢这儿，但现在，我恨这里。我不明白你的腿怎么会这样。我们怎么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”

“刚开始，应该是腿刮破的时候，我忘记擦碘酒了。因为我从

来都不感染，就把它抛到脑后了。然后，伤口就严重了，而其他的抗菌剂用完了，就用了弱石碳酸溶液，造成微血管萎缩，就这样生了坏疽，”他看着女人，“还有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如果我们雇的是个好司机而不是那个半瓶子醋的基库尤司机的话，他就会检查一下汽油，就不会把卡车的轴承烧坏了。”

“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如果你没离开那些围着你的人，那些该死的韦斯特伯里、萨拉托加和棕榈滩上围着你的人和我在一起的话……”

“什么？我爱你。你这样说不公平，我爱你，我会永远爱你。你不爱我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男人说道，“我不爱你，我从来没爱过你。”

“哈利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神志不清啦。”

“没有，我没有时间发昏了。”

“别喝了，”她说，“亲爱的，别喝酒了。我们必须尽力去做。”

“你去做吧，”他说，“我累了。”

现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卡拉卡奇的一座火车站，他正背着背包站在那儿，开往辛普朗方向的车头灯划破了漆黑的夜空，在撤退后他正要离开色雷斯地区，这是他原本打算留待以后写的场景。还有另一个场景：早晨吃早饭的时候，向窗外望去，保加利亚山脉的积雪映入眼帘。南森的秘书问他是不是下雪了，老人看了看，说：“不，没有下雪。还没到下雪的时候呢。”秘书向其他的女孩重复了这句话：“不，那不是雪。”所有的人都开始说没有下雪，我们看错了。但当他进行人口交换计划，把她们送进山里时，的确是在下雪。这个冬天，她们踩着积雪前进，直到她们死去。

那年在高厄塔尔山，圣诞节假日里雪也下了整整一周。那时，她们住在伐木工人的小屋里，正方形的大瓷灶几乎占了大半个屋子。她们睡在塞满了山毛榉树叶的垫子上。这时，一个脚上受伤流血的逃兵跑进屋里，雪地里留下了鲜红的脚印。他说警察马上就要追来了，她们给了他一双羊毛袜子，和追上来的宪兵聊天，直到大雪盖住了逃兵的脚印。

在施伦斯，也是圣诞节这天，从酒屋望去，雪地上白亮的光芒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街上的人们都从教堂里出来向家的方向走去。在那里人们背着滑雪板，走在被雪橇磨得光溜溜的淡黄色的滨河路上，路旁则是种满松树的陡峭的山峰。那次滑雪，他们是从“梅德纳尔小屋”上面的冰川上滑下来的。雪花轻柔得就像是蛋糕上撒的一层糖霜，他从没忘记过那次悄无声息的滑行，速度非常快，就像是鸟儿从天空掠过。

他们在梅德纳尔小屋被雪困了整整一个星期，在此期间，他们一直在烟雾缭绕的屋子里玩纸牌，赌注一直都很高，兰特先生损失惨重。最后他输光了所有的家当，包括滑雪学校的钱以及整整一季的赢利。他想起了兰特先生长长的鼻子，他拿起牌，打开后说：“不开。”那时总是在赌博，不管下不下雪，都是在赌博。他想起了他这一生中花在赌博上的时间总是要占大多数的。

但这些事情，他从未写过一个字。还有那个寒冷而晴朗的圣诞节，从平原上望去，都能看到山顶的风光。巴克飞过边境线去轰炸载着奥地利军官撤退的火车，军官们四下里逃亡的时候，就用重机枪向他们扫射。他记得后来巴克走进食堂开始讲述这一切时，所有的人们都沉默了，然后有一个人说：“你这个冷血残忍的刽子手。”

那些被杀死的奥地利人就是不久前和他一起滑雪的人们。不，

不是所有的。汉斯，一整年都在和他一起滑雪，他一直住在“国王—猎人”旅店里，当他们一起去锯木厂上面的小山谷里猎野兔时，还谈起那次在帕苏比奥的战斗和向波蒂卡和阿萨洛纳的进攻。这些，他也一个字都没有写。还有孟特科尔诺，西特科蒙姆，阿尔西陀，他也是只字未提。

在福拉尔贝格和阿尔贝格，他度过了几个冬天？度过了四个冬天，于是他记起当他们走进布卢登茨，碰到了那个卖狐狸的人，那次是去买礼物，还有香甜的樱桃酒的果核味，在铺满白色雪粉的结了冰的路面上的快速滑行，一边唱着“罗利说嗨！呦！”一边滑过延伸到陡坡的路，笔直地飞冲而下，然后转过三个弯到达果园，从果园出来穿过壕沟，最后旅店后面那条结满冰的大路。松掉固定带，踢掉滑雪板，然后把它们靠在旅店外面的木墙上，灯光透过窗户，而屋子里，烟雾缭绕，在弥漫着新酿的酒香的温暖中，人们正在拉着手风琴。

“在巴黎我们住在哪儿？”他问现在身在非洲、坐在他旁边帆布椅子上的女人。

“在克利昂。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？”

“我们一直住在那儿。”

“不，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除了那儿，我们还在圣日耳曼区的亨利四世大楼住过。你说你喜欢那儿。”

“爱是一堆大粪，”哈利说，“而我就是站在粪堆上咯咯叫的公鸡。”

“如果你离开的话，”她说，“是不是一定要把你没法带走的东

西破坏殆尽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是不是必须带走所有的东西呢？你会杀死你的马，你的妻子，是不是要把马鞍和盔甲都烧掉呢？”

“对，”他说，“你那该死的钱就是我的盔甲。我的马和盔甲。”

“别这么说。”

“好吧。我不说了，我不想让你难受。”

“现在才说这个，已经有点儿晚了。”

“好吧，让我继续伤害你吧，这更有意思了。我唯一想和你一起做的事，就是这个，但现在我再没法伤害你了。”

“不，这不是真的。你喜欢做的事情有很多，我也都参与了。”

“噢，看在上帝的分儿上，别再不知天高地厚了，好吗？”

他望向她，看见女人哭了起来。

“听我说，”他说道，“你觉得我这么做有意思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。我想，可能是毁灭一切让自己好过些。刚开始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还是好好的。我也不想这样开始，现在，我就像一个疯了的傻瓜似的，竭力地伤害你。别在意我说的话了，亲爱的。我真的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我从来没有像爱你这样爱过别的女人。”

他就像之前为了自己的生计一样，说了熟悉的谎话。

“你对我真好。”

“你这个小妖精，”他说，“你这个有钱的小妖精。我现在真想作诗。堕落和诗歌。堕落的诗。”

“别说了，哈利，你怎么现在变成像恶魔一样的人了？”

“我不想留下任何东西，”男人说道，“我死后什么也不想留下。”

已经到晚上了，他睡了一会儿。太阳已经落山，平原上漆黑一片，一些小动物在营地附近吃食；它们的头飞快地起起落落，摇

着尾巴，他看着它们从灌木丛那边跑远了。那几只大鸟也不在地上等着了，它们都沉重地栖息在一棵树上。还有很多的鸟也飞过来了。他那个贴身男仆正坐在床边。

“太太去打猎了，”仆人说道，“先生有什么需要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她去打猎了，想要带一些肉回来，她知道他喜欢看打猎这个游戏，就去远一点儿的地方，这样就不会打扰这一小片平原的宁静而让他看到了。她一直都很体贴，她知道的，读过的，或是听过的事儿，都会考虑得很周到。

当他走向她的时候，他已经完了，这不是她的过错。一个女人怎么能知道你说的话没有任何意义，你只是出于习惯，并且是让自己过得更舒服才这样说话的呢？当他知道自己的话毫无意义的时候，他发现向女人说谎话比说实话更能赢得她们的心。

他说谎话的次数并不是很多，因为也没有什么真理可说。他曾享受过生活，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然后他会和一些不同的人，一些更有钱的人，在从前那些最好的地方，以及另外一些新的地方继续生活下去。

你阻止自己去思考，这真不可思议。你的内心这样强大，因此你没有像大部分人那样崩溃，你有这样一种态度，对你现在没法再做的事情，尽管过去一直在做，你也是丝毫不关心的。可是，在你心里，你会把这些人记下来；这些非常有钱的人；你和他们不是一类，而只是他们那个王国里的一个间谍；你会离开那儿，把他们写下来，而且是第一次由一个完全了解自己将要写出什么的人把他们写出来。但他永远不会这么做了，因为每天什么都不写，只是享受，成为自己曾经轻视的人的样子，这就磨灭了他的才能，软化了他的意志，最后他什么都不干了。他不工作的时候

认识的人生活得更为舒适。非洲是在他一生最好的时光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，因此他来这儿，就是为了要重新开始。这次他们是以最简单的装备来非洲进行狩猎旅行的。不艰苦，也不奢华，他以为这样就能重回到之前的磨炼。这样的方式或许就能够去除他心灵上的污渍，就像是一个拳击手，为了消耗体内的脂肪，去山里工作和训练一样。

她曾经非常喜欢这次狩猎旅行。她说过她喜欢。她喜欢所有能让人激动的、能变换环境的、能结识新朋友、一切都让人快乐的事情。他也曾有过一种想要重新工作的幻觉。现在如果就这样结束了，他知道事实就是这样，他也不必变得像一条蛇，因为背脊断了就啃咬自己。这不是她的错。如果没有她，也会有别的女人。如果他在谎话中生存，那么就应该在谎言中死去。这时，他听到一声枪响从山那边传来。

她的枪法很好，这个有钱的、善良的女人，她既保护了他的天赋，又让他的才能没落。废话，是他自己毁掉了才能。他为什么要责怪这个女人，就因为她好好地养着他？他没有好好地利用才能，成天喝酒，让敏锐的观察力变得迟钝，辜负了自己，辜负了自己的信仰。因为懒惰，因为势利，因为傲慢和偏见，因为不择手段的欺骗，他毁灭了自己的才能。这是什么？一本旧书的目录？他到底有什么才能？就算他有才能，可没有充分利用它，而是用它来做交易。他不是用才能去做些什么，而是来看他能做些什么。他选择靠其他的东西来生存，而不是写作。太奇怪了，是不是，他爱上的下一个女人总是比前一个还有钱？可是当他不爱这个女人，只有撒谎的时候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她比之前所有女人更有钱，她有过丈夫、孩子，她有过情人，但是对他们不满意。她把他当成一位作家，当成一个男人，当成朋友，当成一个令人骄傲的私

有财产来爱他；当他根本不爱她，对她撒谎的时候，为了回报她的钱，他居然比过去真心爱上某个女人时付出的更多。

我们必须得面对自己做的事情，他想。无论你的维生手段是什么，那就是你的才能。他的一生都在卖命，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。日子越是不容易的时候，你越是看重金钱。他发现了这一点，但是他不会把这些写出来，就算到了今天也不会写了。不，他不会写的，尽管这是很值得写出来的东西。

现在她进入了他的视野，穿过空地 toward 营地走来了。她穿着马靴，手里拿着她的来复枪，两个男仆抬着一只野羊跟在她后面。她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善于在床第间取悦男人，虽然不漂亮，但正是他喜欢的类型，她阅读了大量的书籍，喜欢骑马和射击，当然，她也喝了太多的酒。在她还相当年轻的时候，丈夫就死了，一段时期里，她的心都完全扑在两个刚长大的孩子身上，但现在孩子们已经不需要她了，她围着他们转时，他们就感到不自在。她还专心致志地养马、阅读和喝酒。她喜欢在傍晚吃晚饭前阅读，一边看书一边喝苏打威士忌。到吃饭的时候，她已经有点儿醉了，饭桌上再喝上一瓶葡萄酒，往往就醉得几乎不省人事了。

这是她在有情人之前的日子。在有了情人以后，她就不喝那么多的酒了，因为她不必用喝醉的方式来使自己入眠了。但是这些情人很快就让她厌烦了。她结过婚，但她的丈夫从没有让她厌烦过，而这些人却使她烦透了。

接着，她的一个孩子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掉了，之后，她再也不想找情人了，喝酒也无法麻醉自己，她必须开始另一种生活。突然，她开始非常害怕独自一人待着，但是还只想要一个能让她尊敬的男人。

一切都水到渠成。她喜欢他写的东西，并且向往他过的那种生

活。她认为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她一步步地走向他，最后爱上了他，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，在此期间，她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，而他只是和以前的旧生活作了一笔交易而已。

他出卖自己换取了安全、舒适的生活，他不否认这些。除此之外，还为了什么呢？他不知道。她会给他买所有他想要的东西。他知道这个。

她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人。他跟所有人一样，愿意立刻和她同床共枕；尤其是因为她更有钱，因为她和蔼可亲，更有欣赏力，还因为她更通情达理。但现在她重新开始的生活即将结束了，因为两个星期以前，当他们接近一群非洲大羚羊，想给它们拍照时，一根荆棘刺破了他的膝盖，而他却没有给伤口涂碘酒。这群羚羊站在那儿，扬起头盯着他们看，一边张开鼻孔闻着气味，一边用耳朵听着动静，只等一声响动就会奔进丛林。

没等他们拍下照片，羚羊就闪电般地跑掉了。

现在她已经走过来了。

他躺在简易床上转过头看着她说：“你好。”

“我打了一只羚羊，”她说道，“你能喝点儿肉汤了，我还让他们做了一些牛奶土豆泥。你感觉好点儿了吗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

“这不是很好吗？我就说你会上好起来的。我走后你肯定睡了一会儿。”

“睡得很好。你走得远吗？”

“不远。就在山那边。我一枪就打中了一只羚羊。”

“你的枪法一直都很好。”

“我喜欢打猎。我已经爱上非洲了。说真的，如果你平安无事的话，这就是我玩得最开心的一次了。你不知道和你一起打猎是